

周作人 像

胡世宗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7
39

雕 像
胡世宗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2 3/4印张 2 插页 40,000字 印数：1—7,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64 定价：0.30 元

序

张 志 民

人在世界上，大凡少不得一个“友”字，从生活的意义讲，它甚至一点儿也不次于布帛菽粟，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朋友，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精神上的饿殍。

友情，是不可缺少的，谁都有一些朋友，这大约是生活的必然，但谁和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遇，谁是谁的朋友？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十年同处，可以至无了解；旅途相逢，竟是一见如故。这种例子，在生活中是并不少见的。

和世宗同志初次见面，是一九七九年的初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诗歌界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老友们久别重逢，说不尽的话，握不完的手，这时候，一位着装整齐的青年军人，朝我走来，而且认真地行了一个军礼，这就是我早已听说的，青年诗人胡世宗同志。

那次的相见，应该说，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更特殊的印象，因为这个态度很矜持的青年人，

既没有超常的举止，也没有非凡的仪表，象我所见过的许多青年战士一样，带着他们所共有的那种结实的体态、乐观的情绪、勃勃的生气，这个形象，总是带着很大的感染力，去触动我那些还不愿老化的细胞，不肯降温的热血！胡世宗，就站在这个朝气蓬勃的行列里，是这个队列中的一员。

我们真正的相识，是今年夏季的事了！

七月初，我应总政邀请，去东北部队深入生活，进行访问，沈阳军区，要胡世宗同志，与我同行。从离开招待所的第一步开始，我们即形影不离了，万里行程，朝夕相处，如果说，东北之行，我接触了一些生活，熟悉了一些人物，那么，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该是胡世宗同志，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尽管我并没有把他列为自己的采访对象。

我们一路谈诗，谈生活，谈每天所见的人人事事，由于年龄和经历的不同，对眼前的事物，我们会有着不同的感触，但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我们的情趣，是完全一致的，倘若说有所差别，便是他比我精力旺盛，比我勤奋。由于糖尿病的缠绕，一天奔波之后，我常是精疲力尽了；而比我年少十多岁的世宗同志，却依然毫无倦意，他身上似乎装有一个永不熄灭的马达，我已经入睡了，他的夜间工作，才刚刚开始。

在生活中，他总象蜜蜂采蜜一样，吮吸着这一个花蕊，而又贪恋着另一个花丛，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空隙，哪怕只有一分钟，他也要掏出那只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自己的见闻记下来，常常是随着车子的起动，他还在写着最后的一个字，几天工夫，小本子的边角，便已经磨圆了。

他的这种勤奋精神，常给我一种鼓舞，不！该说是一种力量，使我感到，有这股劲头，没有什么作不成的事情。小时候，父亲喜欢向我说一句格言，叫作“勤人过山易，懒汉动指难”，把这两句话，用于创作，我想，也不是无益的，写东西，不是一件易事，要达到一种境地，也必需经过千山万岭，甚至是险壁悬崖，具有这种勤奋精神的勇士，可能通过去，登上一定的高度，不肯于付这种辛劳的懒汉，只能是望山兴叹！成为这座山前的懦夫！

从这种精神上，我仿佛看到了，世宗同志创作道路的前景。

对于他的诗，我过去读得不多；这次，因为人熟了，找来他的集子，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觉得他的步子是坚实的，是一株从地面上长起的山花，而不是飘摇的柳絮，也不是客厅里的盆景。正因为他置身于生长自己的泥土，所以就很自然的，深怀着对母亲的那种天真、诚挚的感情，一颗不带任何杂质的、纯净的心灵，溶化于

他所有的诗篇，就连那些技巧还不很熟练的早年习作中，也不难看到他的这种心绪，这种情思。

《雕像》是他的第三本诗集，这里，我不准备在几本集子之间，做艺术上的比较，但可以说，作者仍是在不断的追求，不停的尝试，有收获，也有不足，这是正常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尤为可贵的，仍是作者的那一颗贴向母亲的心灵，那一片对祖国，对我们整个事业的情怀，那一声声和人民跳在一起的脉搏。

这些诗，大都写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在这段历史时间内，作者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不是没看到那“有人徘徊，有人迷惘，有人消沉，有人颓唐……”，他承认那个“十年的愚昧和疯狂”所留给我们的“深重的创伤”，然而，作者并没有仅仅是停留于对那些丑恶的诅咒，而是更放眼于我们的未来，诗人注意到了，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格的，刘柏林烈士这样的雕像，他看到：

“依然是雕像的时代呵，

依然需要时代的雕像！”

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他怀着这样的信念，去数过那一根根染血的枕木，走在烈士捐躯的路基上：

“我不相信英雄已不复存在，

我想亲眼瞻望那不朽的雕像。

沉重的脚步，载着沉重的哀思；
深挚的情感，包藏深挚的希望……”

正是带着这种情怀，作者以饱蘸真情的笔，写了那位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自己的遗体，都要交给医学部门进行解剖、留作标本的罗舜初将军。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生的老将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幸福的家庭和亲爱的妻儿，如果说有所眷恋，那就是革命的事业。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但他要让自己的肉体，象倒在敌军的“铁丝网上”那样：

“让身后的战友，
高擎胜利的旗帜，
踏着他的身躯，
前进，前进……”

诗人讴歌了这位老战士的优秀品德，看到他，已化作“结实的桥墩”，正载着时代的车轮，在我们的大地上飞奔。但诗人也深深地理解到，这一代创业者的忧心，否则，他不会写下那段语重心长的叮嘱：

“是呵，我有海量，老兄：
那年我们打了胜仗庆功，
曾在硝烟未尽的战场，
狂喜地举着大碗相碰；
可今天，你的酒宴如此豪华、丰盛，

倒使我心思沉重——
人民的汗珠子岂容挥霍?!
请你快撤掉它，
让我们在简单的便餐中，
畅叙深厚的战友之情……”

我想，读者是会体味到作者的心境的!

对于世宗同志的全部诗歌创作，我觉得在《鸟儿们的歌》中，以简代序的谢冕同志的文章和发于《芒种》一九八二年第八期上的，金河、晓凡同志的信中，都作了很好的分析，话说得很中肯；倘若我也提一点要求，即是希望世宗同志在语言上，再进一步下功夫，更增加语言的色彩。要象契诃夫对他妹妹的女友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所要求的那样，要尽可能的避免“现成的词句”，世宗同志生活基础很扎实，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

在和世宗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个不讲空话，不说废话的人，每见他坐在桌前，就使我想起那句在新疆时所学的谚语：“果实累累的枝儿，总是低低的俯下身子”，这可以作为我对世宗同志的评语，也算对他的赠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北京

目 次

1	序	张志民
1	标本	
17	雕像	
37	海兰江的怀念（组诗）	
39	毛泽东——周恩来	
41	历史有这样一页	
42	海兰江的怀念	
43	风箱	
44	提问	
45	我又一次把你捧在手上	
46	中国的花朵	
49	母亲的怀抱	
50	刘帅，我向你致敬	
52	杨将军的当品	
55	露宿的解放者（组诗）	
57	露宿的解放者	

58	“踢倒山”
60	一张立功小报
61	雷锋留下的哲理
65	人梯之歌
66	温暖的长袍
67	每一滴水都流向大海
69	我为春天歌唱
73	诗歌创作十题（代后记）

标本



罗舜初将军临终时，曾嘱托他的亲人，在他死后，把他的遗体交给医学科研部门解剖，有用的部分留作标本……

—
假如，
人类的后辈子孙，
要考究，要查询——
二十世纪的
山形地貌，
草木风云，
生物的繁衍，
社会的遗痕……
也许会有兴致专题讨论
生活在这个世纪里的
中国共产党人；
那么，我愿我的诗，
成为一条小小的索引，
在著名领袖们之外，
也请后辈考察家，
接触一下
我们的罗舜初将军……

这可不象夹在书本里的
一片枫叶。

从那淡淡的红韵，
去弄清
北京西山的地质水文；
也不象啊，
压在玻璃板下的
一只蝴蝶，
从那斑斓的花纹，
去判断它的出身——
是呼伦贝尔草原呢，
还是西双版纳的密林？
更不象博物馆里
一块冰冷的陨石，
从它的重量和质量，
测出它的生辰，
求准它的行速，
以及穿越大气层燃烧的时刻，
曾经达到怎样的高温……
啊，罗舜初——
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在他身上，
有我们这个阶级
宝贵的气质；
有我们这个时代
闪光的烙印！
我们的子孙，

和子孙的子孙，
也许还包括
有思想的宇宙人，
都将在他面前叹服：
啊，中国共产党里，
有过这样一名
——党员……
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有过这样一位
——将军……

二

不必细问，
将军都有过什么功勋：
那显赫的军衔本身，
已经饱含了
无数动人的传闻！
在子弹呼啸的战场，
他曾英勇地冲锋陷阵；
在布满硝烟的前线指挥所，
他曾不眠地熬过无数晨昏；
在威胁生命的泥泞的草地，
曾留下他滴着鲜血的脚印啊；
在我国发射的导弹装置上，

曾印上他浸着汗水的指纹……

直到弥留的时分，
他还嘱托自己的亲人，
死后，要把他的遗体，
献给医学科研部门。
仿佛战场上倒下的勇士，
倒在敌军铁丝网上，
让身后的战友，
高擎胜利的旗帜，
踏着他的身躯，
前进，
前进……

路遥——
知马力啊，
日久——
见人心。
从稚气的红小鬼，
到白了双鬓的将军，
时间的瀑布，
——飞流直下；
大千世界，
——烟尘滚滚！
更有浩劫十年间，
污染的气流，

飞渡的乱云……
铁，也可能生锈啊，
木，也可能朽腐啊；
唯有黄金，唯有黄金，
不管你存放多久，埋藏多深，
拿出来，依旧光彩照人！
在我们这颗星球上，
今天，能与金子相映生辉的，
是共产党人高贵的灵魂！
将军是俯瞰人寰的苍鹰啊，
他早早放飞雏鸟，
叫它们拍翅高天，
去拼战雷雨，搏击风云！
规定将军坐的小车，
就是不许孩子搭乘，
致使从外地回来探亲的女儿，
在大年初一飘雪之夜，
摸不着刚刚迁居的家门……
甚至他出国访问，
给孩子们带回的礼品，
既不是昂贵的玩具，
也不是异邦的海味山珍，
竟是一小盒木工家什，
为了让“劳动”这个庄严的字眼儿，
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